錄筆仁證／《宣化上人事蹟㉕》

遙逍界法你任 盡水窮山至念

十六日下午開示

「念念眞誠念念通，默默感應默默中也，直至山窮水盡處，逍遙法界任西東。」

剛才所說偈語，大家能否了悟其中的眞義？頭一個「念」字是心中所發出的念。第二個念是從口中發出的，有之於心而形之於口，若只存有第二念——口念的「念」便不能算是眞誠的念了，所以「心、口」俱要眞誠，這是對念菩薩或念佛而言的，我們要念至心與口二而一，在所有的地方，也不可散亂地念，又不可以加雜其他的妄想而念，如能做到這幾點，便可以稱爲「眞誠」了，有了眞誠的意念便一定會有所感應，這感應是什麼？就是凡夫的心與佛，菩薩的光相通，所謂光相照，光光相通，何以會有這種感應呢？譬如打電話——號碼撥通了，對方一聲「喂」！於是便可以暢所欲言，互相有了連絡，念菩薩亦會問你：「善男子（善女子），你想求些什麼？」於是便可以有求必應了。假若沒有誠心，譬如五個字的號碼你只撥了三個便停住了手，那又怎會把電話打通？念菩薩亦復如此，假若於念一會又不念，缺乏了誠意，那是一定感應不通的。是只有身受的人才能感覺到的，譬如打電話，也只有拿起聽筒收聽的人才能清楚對方的話，外人的凡夫肉眼是無法看到聲波的來去的，所以說：「默默感應默中，「水盡山窮」是「百尺竿頭更進步，撒手天空另有天」的境界，念至山窮水盡時，簡直是念而不念，打成一團，念成一片了，那時便可以「逍遙法界任西東」：假若我們要往西方極樂世界，便可以應念念而往，要想倒駕慈航，回來度度衆生，也可以應念而回到這位於極樂世界之東的婆娑世界上，乃至一切的法界，也無不可以應念而往，所以說：「任西東」，所謂「一如意一切如意，一自在一切自在」了。因此我們學佛處處都要眞誠，不然便是虛僞，虛僞便不能算是眞誠的念了，所以「心、口」俱要眞誠，這是對念菩薩或念佛而言的，我們要念至心與口二而一，在所有的地方，也不可散亂地念，又不可以加雜其他的妄想而念，如能做到這幾點，便可以稱爲「眞誠」了，有了眞誠的意念便一定會有所感應，這感應是什麼？就是凡夫的心與佛，菩薩的光相通，所謂光相照，光光相通，何以會有這種感應呢？譬如打電話——號碼撥通了，對方一聲「喂」！於是便可以暢所欲言，互相有了連絡，念菩薩亦會問你：「善男子（善女子），你想求些什麼？」於是便可以有求必應了。假若沒有誠心，譬如五個字的號碼你只撥了三個便停住了手，那又怎會把電話打通？念菩薩亦復如此，假若於念一會又不念，缺乏了誠意，那是一定感應不通的。是只有身受的人才能感覺到的，譬如打電話，也只有拿起聽筒收聽的人才能清楚對方的話，外人的凡夫肉眼是無法看到聲波的來去的，所以說：「默默感應默中，「水盡山窮」是「百尺竿頭更進步，撒手天空另有天」的境界，念至山窮水盡時，簡直是念而不念，打成一團，念成一片了，那時便可以「逍遙法界任西東」：假若我們要往西方極樂世界，便可以應念念而往，要想倒駕慈航，回來度度衆生，也可以應念而回到這位於極樂世界之東的婆娑世界上，乃至一切的法界，也無不可以應念而往，所以說：「任西東」，所謂「一如意一切如意，一自在一切自在」了。因此我們學佛處處都要眞誠，不然便是虛僞，虛僞便不能結果。

「自己騙自己，所以學佛切記不要自己騙自己，是對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」，我們又不可有一種依賴心，應知感應是自己所召，並非從外來的，有人說：「念佛得生淨土，是仗佛力所接引」，此說可以說是對的，也可以說是不對，爲什麼？因爲接引之說只是對機而言，因爲貪念的衆生，都是希望能用力去的收效入的多，所以聖人隨機應變，說出了佛力接引的話，目的是叫一切衆生努力去念，目的是叫一切衆生，全憑自己的力量，何以故？念佛是憑自己的力量，念菩薩之一念是菩薩生的嗎？如果不是，又豈能說是仗他力？譬如佛菩薩放光加被你，也是你自己念佛或菩薩之功德所感，再拿打電話作一個例子，譬如你自己不打電話，又有誰來聽你的電話？所以念佛亦同此理，念菩薩亦復如此，是要不得的，我們修行要仗自力，打起精神，應知果報並不是人家能夠賜與的，想念念佛也可以說不是仗佛力所接引。

古人又說：「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」，我們學佛的也要挺起胸膛來這樣說：「佛陀本無種，衆生當自強」，假如不是這樣，整日依賴佛力接引，猶如富家弟子依賴父兄遺業，終會把自己害了，大家猛醒啊！

十七日上午開示

「病後始知身是苦，死後方知錯用心」，這是衆生的通病，在沒有病時，滿以爲在世間非常快樂和滿足，到有病時，不自由了，又加以種種難以忍受的痛苦，使自己覺得原來這個身體是令我們苦的，然而已經遲了，所謂懸崖勒馬收韁晚，船到江心補漏遲，誰叫自己在沒病時任作胡爲，不好好地珍惜自己？病是如此，甚至生死大事亦復如此——「死後方知錯用心」，平時不加檢點，直到見了閻君才知道自己生前行事及存心都不正當：生前看見別人念佛，自己反去譏諷他，說他迷信，笑他愚痴，但現在悔之已晚了，刀山油鑊之苦，都是自己召來的，正如剛才所說「懸崖勒馬收韁晚，毋臨渴而掘井」，我們在未下雨時早就應該顧慮到下雨時所能發生的事情了，如北方的窗戶，都是用紙糊的，因此，在未下雨時就應該把窗子糊好，省得雨水濕濕了屋內的家具，所以下了雨時方趕忙去糊窗，那未免是太遲一點了，又如處於窮鄉僻壤的地方，沒有自來水管的設備，因此你在建屋時便要想清楚了記得去掘井，那不是太晚了嗎？我們學佛的人都明白一切無常，不免一死的，那麼何不先爲自己的「死」而先下一番功夫？所謂：「若要人不死，先下死功夫」，「死功夫」就是們打了的打七念菩薩。我們打了，第一是爲求世界和平，爲了國家的平安，第二，便是爲自己的身後打算，這就是了解生死大事了。可中斷，這樣才能與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結大因緣，我們須念至好像阿彌陀佛是我們的師傅、觀音菩薩好像是我們的朋友一樣親切，既然作佛的弟子，作菩薩的朋友，而且更年年月月日日都如此，自然會是一定會在我們臨命終時接引我們到西方淨土去的，這點大家以爲是眞的了，這樣做，要是

很久以前，法正揚弘、典經釋解要定一，在氣口一有要只，願宏下發會人上化宣，前以久

次千數下不已數次的經講他，來年十數------

願心的盡止無永個一

■隱恆／作　■中聖耀／譯

人以弘揚佛法已有五十餘年。很久以前，上人曾發宏願，只要有一口氣在，一定要解釋經典，弘揚正法。約在一九六〇年，上人來了美國；十幾年期間，他老人家講經已達數千次之多。而講經不因為人數多寡而有所改變，多則數百人，少則甚至一個人，還是照樣的講。

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，在三藩市佛教講堂，上人開始講在美國弘法的第一部經典－楞嚴經。此經乃正法之代表，佛法將滅時，此經首先消失。楞嚴經是禪門之秘鑰，也是顯教之教綱。凡夫依之修行，可轉凡心而入聖智，諸菩薩證之，能夠化度群機而歸於佛乘。上人首先說此經目的在於破妄求真，指示我們煩惱，我執愛欲，我們要過茫茫的業海，可說是迷途的指南針、黑夜的照明燈。這個暑期講習班，為期九十六天，有四十多位大學生參加。最初，只是每日兩小時的講經，包括翻譯在內。所以，除了晚上講經時間，接着又增加成三次－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，到最後，再增加到四次－上午一次、下午兩次和晚上一次。

因此首次的暑期班於九月廿二日圓滿結束。

楞嚴法會以後，學佛的學生，大多來自華盛頓西雅圖，契機相引，如磁吸鐵，地搬到三藩市來，參加十一月十日的法華法會。上人每天晚上講法華經，一連講了兩年，大約有三百五十餘會，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日結束。此經闡明諸佛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，所謂開示悟入佛的知見。上人講說此經，為了啓發我們開佛之知見；示佛之知見；悟佛之知見；入佛之知見，足見上人之悲願宏偉。

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共有三百餘會，留下了無量無數的法寶於世間。釋尊開示了八萬四千法門，無非為了對治衆生的八萬四千煩惱。上人苦口婆心，諄諄教誨，把他所知道的佛法都告訴我們，目的也就是在此。上人又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開始每星期六二十九日晚藏經，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晚藏法會結束。地藏菩薩的「衆生度盡，方證菩提，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」的宏願，喚醒了我們的良知，我們也都發大悲願力，救渡物質極豐富，而精神文明缺乏的西方衆生。

在弟子懇切的請求之下，上人又於每天下午講金剛經，目的要我們了悟三心不可得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即是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。這個法會是從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開始，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結束。接着講大般若經的精髓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。上人所作非台頌解釋簡單隨重的法門，法界佛教印經會於五月初舉行，講經法會法會法會恭請正法佛學院法師主持，會中法師做簡短扼要的開示，信衆們獲益良多，法喜充滿。以下是良法師所做如下開示：

浴佛是在浴自己的佛性、法身，這個世界內有的一切衆善事，每年浴佛一次就如同每一年做一個新的人，如新生兒般。師父上人曾說：「一切是考驗，看爾怎麼辦，顛面若不識，須再從頭練。」修道過程中，有時沒辦法通過考驗，但是不退心，有恒心，但是不灰心、不退心，有恒心，但是不懈怠，如懺悔沒改過，發願斷除一切諸惡行做一切衆善事，如此的願心就可把自性洗淨。每年浴佛一次就如同每一年做一個新的人，如新生兒般。師父上人曾說：「一切是考驗，須再從頭練。」修道過程中，有時沒辦法通過考驗